

新星作家文丛

□ 冯标冠 著



蓝色的梦

中国文联出版社

67
109
1947

新星作家文丛

□ 冯标冠 著

蓝色的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的梦/冯标冠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9
(新星作家文丛)

ISBN 7-104-01352-0

I. 蓝… II. 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6984号

新星作家文丛·蓝色的梦

冯标冠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海南海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50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5印张 1插页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ISBN 7-104-01352-0/I·549

定价:(全十册)180.00元(本册)18.00元



冯标冠，男性公民，生于印尼，长在海南，喝着万泉河水长大。系加积中学“老三届”，最后毕业于海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当过“红卫兵”，上山开过荒，回乡种过田，下海捕过鱼，在校教过书，期间，最长的是从教十九年。曾任琼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现任琼海市文联主席。系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琼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从小酷爱文学艺术，最后与文学结缘。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曾先后在各报刊发表各类作品百余篇。部分作品曾在文学作品大奖赛中分别获得“农行杯”、“天涯杯”、“百花杯”、“伯乐杯”等文学作品奖。

作者简介



目 录

(5)	序〔黄辛力〕
(9)	万泉河之恋
(11)	河滩,温柔的梦
(16)	鱼乡拾趣
(20)	龙潭溪
(24)	龙潭岭
(27)	龙潭渔歌
(31)	博鳌看日出
(33)	祭妈妈
(40)	故乡神山——金牛岭
(44)	漂流,走进万泉河
(50)	啊!潭门的渔汉子

(57)	在万泉河入海的地方
(63)	失落的天堂
(69)	发光的碑碣
(73)	折断的烟枪
(76)	歌声的魅惑
(81)	崇拜偶像
(86)	美的灵感
(91)	老三届“情结”
(95)	酒神精神
(100)	花趣
(108)	秋月絮语
(111)	兔年漫笔
(115)	读书偶得
	之一：“三天的时间”
	之二：“三天的光明”
(119)	华山，永恒！
(123)	漓江观山

最 目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太平洋》组 (7)

- (126) 三峡的洗礼
- (129) 神奇的大佛湾
- (135) 不朽的敦煌莫高窟
- (140) 雨中湄南河
- (144) 佛都风情
- (148) 悠悠人生路,沉沉光影情
——记世界级摄影大师冯标干
- (154) 抒情表意 妙造自然
——读《海南省第二届刻字艺术展作品集》
- (159) “剪毛溜”和他的理发店
- (164) 真善美的断想

击棹而歌（序）

■黄辛力

“海老了/唯水年轻/凡潮水洗刷过的/也都年轻/如星 如月 如船”，琼籍老诗人云逢鹤如是说。长年枕着海涛、沐着河风的人肯定也有同样的感受。岁月无痕，逝者如风，但是滤尽尘埃之后的美丽却是永恒的，这与时间，这与年纪并没有多少因果关系。难怪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亦同样做着少男少女美丽的梦，梦是不老的。

琼海人氏冯标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梦行者。因其有美好的情愫，故其梦是美丽的；因其常走在海滨海畔，常击棹而歌，故其梦是蓝色的。蓝色，就是一种美丽。冯标冠用他的文字编织着这种蓝色的美丽。编着织着，便有眼下这本散文集《蓝色的梦》。当然，

此“梦”非彼“梦”，冯标冠的“梦”只不过是寄托情感的喻体。

我曾三下琼海博鳌，每次感觉都不一样。第一次去博鳌时，博鳌尚没有开发，站在河海交汇处，看河海交欢，看博鳌的蓝蓝绿绿，金光灿灿，看渔夫赶海下河，一种原始、古朴、悠悠如歌的感受扑面而来，沁入心扉，更多的是感叹自然的造化。一进博鳌时，博鳌已经热起来了，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刚刚结束，沙滩、道路上还留有那些政要、学者的足迹，当然最壮观的是如织的游人的左顾右盼，流连忘返。遥远的海南，遥远的博鳌一下子走近世界，这不仅是自然的造化等问题，太热的博鳌反而让我难以找到昔日的感觉，我在为博鳌欢呼之余，心却惘然所失。第三次进博鳌是最近的事。我与友人不想再停留于随便走走的层次，大家租了一只渔船，决意深入那灵性的河流，宏阔的大海，随着船儿徐徐地走动，由静而动，由绿而蓝，由微涟细浪到波涛汹涌，不同的画面，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状况，充分调动了我们的感觉器官，让我们依稀进入了另一个生命程序里。

诚然，我之于琼海、之于博鳌的感觉亦只能局限于上述层面。而冯标冠却不同，他与那河那海相恋相伴了几十年，风雨兼程的人生尘路上，他已难以舍去那份情结，因此，他的这本散文集不少篇章都与他生命中的河海有关，那一幅幅河海、山水的斑斓画面，那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一群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那一段段动人的故事在冯标冠的抒情文字中起起伏伏，热热闹闹。在接触冯标冠的作品之前，我真的很难相信为人温文尔雅，处事从从容容，不温不热的冯标冠，有如此炽情如火、抒情十足的文字。他的那种抒情状态，也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磁场效应吧。我们不妨以书中的《发光的碑碣》一文为例，看看冯标冠是如何被磁场所吸引，如何又深入其中，大抒特抒其情。这是一篇有关灯塔“冥思遐想”的文字。作者从初识博鳌港的灯塔一直遐思到原子能灯

塔，认识灯塔的四十二年，作者情感不断升华与扩张，思路也越来越开阔。小时候，灯塔是博鳌港的眼睛，妈妈充满诱惑力的话一下就把作者的心吸住了。长大了灯塔是一座航标灯，而作者的人生经历又不断演绎灯塔悲壮而美丽的故事。一些史实的引用，又让人们看到人类“探索和开拓着海洋的文明”的足迹。最后作者还是忘不了在诗意的联想中动情地歌唱：“有人说你是不眠的眼睛，不熄的篝火，不陨的星辰，永不落的月亮，我说你是大海上闪闪发光的碑碣。因为你书写着奉献的激情，记载着博海的哲理，铭刻着蓝色的文明”。作者的抒情里赋予了灯塔生命的、历史的、文化的内涵。这是一种大抒情风格。而像《啊！潭门的渔汉子》、《河滩，温柔的梦》、《渔乡拾趣》、《在万泉河入海的地方》、《龙潭岭》等等都能窥见作者力图在精编细织，一路歌吟中抒发作者的“大我”之情，张扬蓝色的文明。

可以看出，冯标冠是一个痴情的人，他对人景物事都有较为敏感的反应，并能于文字之处动情，他的一些游记散文和断想类文字亦同样带有这种风格，在这里就不一一予以评述。

歌老了，但歌因情而年轻。而梦，亦因为美丽而不老！但愿也相信冯标冠会永远编织着那些美丽的梦，只要他永远吸纳海的精气、河的灵性；只要他永远保持既往的击棹而歌的最佳姿态。

万泉河，你从五指山腹的脐带上挣脱出来，人们就在编织你的故事：你是万目仙泉汇成的仙女河？你是万哥泉妹结合的妻子河？你是黎村苗寨万家女儿的眼泪流成的女儿河？你默默无语，静静流淌，似乎什么也不是，什么也都是。

据说，文人墨客曾经为你写过一百篇诗文，题过一百幅“万泉河”的名字，可是，没能人能说穿你的谜底。

你真是那样迷人吗？你从远古走来，当初，也许曾是一个娜叱般野性的女孩，一路嗷啸、一路撒泼，奔腾而下，下洋“闹海”。如果是这样，红色娘子军的战旗，也许就是你年红红的腰带化成的血染的风

你从五指山腹的脐带上挣脱出来，人们就在编织你的故事：你是万目仙泉汇成的仙女河？你是万哥泉妹结合的妻子河？你是黎村苗寨万家女儿的眼泪流成的女儿河？你默默无语，静静流淌，似乎什么也不是，什么也都是。

据说，文人墨客曾经为你写过一百篇诗文，题过一百幅“万泉河”的名字，可是，没能人能说穿你的谜底。

你真是那样迷人吗？你从远古走来，当初，也许曾是一个娜叱般野性的女孩，一路嗷啸、一路撒泼，奔腾而下，下洋“闹海”。如果是这样，红色娘子军的战旗，也许就是你年红红的腰带化成的血染的风

采？今天，两岸的姹紫嫣红，无非就是你当年花花裊裊染成的春天的杰作？

啊，万泉河，你这初辟鸿蒙的生命之水，支撑多少代走过了人生的淬火岁月。无须诠释，你是红色土地上一支发烫的大动脉，鲜红而圣洁的血液绵绵不断向大地输送，你是博大母体上一条涌流不息的乳泉，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儿女……啊，人们都叫你“母亲河”。

因为你，牛背上才不绝响起悠悠的牧歌；因为你，农舍才不断升起袅袅的炊烟；因为“万泉河水清又清”，才有“我编斗笠送红军”；因为“五指山啊五条河”，才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啊，万泉河，在你的歌谣里，我真正读懂了你。一曲“三月三”的山歌，就能让对对男女双双堕入你的爱河；一缸“九月九”的山兰酒，就能叫酒醉的探戈步进你的舞池。溅起的浪花，是你喜悦的洒落的泪滴，泪滴里斑斓着早春二月的槟榔花、初夏的稻穗。涡流的回旋，是你梦中狂笑的酒窝，酒窝里荡漾着六月的芒果汁、深秋的石榴爽。在你大朵大朵的浪花里，飞满着采撷花蕊的蜜蜂，在你晶莹晶莹的面颊上，印满了痴心不改的热吻。

真的，在涤尽了庸脂俗粉、尘泥俗垢，我才敢来看你；在脱下西履革靴、打起赤足，我才敢去涉你。我怀着童贞般的好奇，伴着各种皮肤的游客，走进你甜甜的梦里。圣洁的肌肤，柔柔的手臂，窃窃的絮语，绵绵的温存，一种母爱情爱友爱的心跳，摩挲着初恋的相思，捕捉生命季节里爱的真谛。

啊，万泉河，不必去追溯你的远古，不必去伪造你的童话。只让我做一条红鲤，在你的怀里撒娇；只让我化一叶扁舟，在你的心中荡漾；只让我成为你的一朵浪花，为你击棹而歌，跟你天荒地老。

2000年

河滩，温柔的梦

家乡在万泉河的下游，河从村前流过，不知哪年哪月，流出了一个金灿灿、银莹莹的沙的世界。于是，沙洲银滩，碧水舟楫，构成了我故乡水墨画般最优美的风景线。

这儿，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名胜，也没有什么叹为观止的古迹，水则水矣，沙则沙矣，河水融入海水，河滩连着海滩。

然而，当我归来，在清粼粼的河水中一洗风尘，在软绵绵的沙滩上消融倦意，便醉软一般，心里顿觉甜丝丝的，麻酥酥的，什么忧愁烦恼，早飞九霄云外，荡然不存。每次，当我静静地徜徉在这样一个没有喧嚣的恬静清净的世界，心的足音，便踏着被浣净的脚印，寻觅逝去的岁月芳踪，拾回我童年的梦。

阳春二月，看到沙滩上空风筝飘摇起长长的尾巴，心里就荡漾起甜甜的童趣。风筝是我小时的小天使，我们用长长的麻线把蓝天和沙滩连接起来，把情趣洒向蓝天，把童谣传向白云。那时，沙滩上有多少秃脑袋在晃动，天空上就有多少风筝在翱翔。有时，风筝断了线，我们赶呀、追呀，常常累急在沙滩里喘气，眼巴巴看着小天使掉在河里，掉到河那边……。

村里的小孩都是在沙滩上玩大的。沙滩是童真的世界，也是大人的乐园。每当节期或农闲时节，沙滩上常常举行“拔河赛”、“排球赛”、“单脚跑步赛”。那时拔河绳是用拉鱼网的麻索，排球网是自织的大鱼网，裁判员的发令用的是海螺，连拉拉队助威喊的都是渔人划船的号子。号令一发，“哟嘿罗呵”的号子震天动地，似大浪淘沙，如万马嘶鸣，那么恢宏浩荡，又那么富有野趣风情，大家忘掉了世俗，忘掉了忧烦，把沙滩搅得沸沸扬扬，蓬蓬勃勃。

连村里“绑班”（请剧团来演琼剧）做乡戏，也是放在沙滩上。用沙子填成平台，铺上席子，种下木柱挂上帷幕，就成了沙滩戏台。每当做乡戏，家家户户亲朋云集，七姨八姑、沾亲带故的都来了，男女老少聚集在夏夜的沙滩上，披着溶溶的月光，凉着柔柔的晚风，痴情地看台上精采的表演。此时，沙滩夜宵“大排档”也逢“戏”而生，剧场周围有卖瓜果的，卖凉粉的，也有卖“鸡屎藤”米果子的，卖夜宵的可一边看戏一边卖，看戏的也可一边吃一边看。那锣鼓声、唢呐声、二胡声、琵琶声伴随着委婉的腔调，在苍旷的沙滩上飘送回荡，似风弦颤颤，如流沙嘍嘍，象滔滔鼓浪，若悠悠驼铃，直令你心旌摇荡，神魂颠倒，如果际遇此境，你会感到古今相通，天籁人寰相融。有一次演出《秦香莲》，我曾亲睹人们向台上的“秦香莲”投送衣物钱币的情景，很多人被她洒下同情的眼泪，同时也看到纷纷扬扬的沙土夹杂着怨骂声向台上的“陈世美”撒去的场面，那“陈世美”唱不

得，退也难，这“真戏假做假也真”的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常常走在故乡的沙滩上，凝视那纵横交错的脚印，觉得是那样的轻盈，而又是那样的凝重，我想，这也许是跋涉者的诗行？也许是拓荒人的音谱？忘不了那“上山下乡”的岁月，回乡亦农亦鱼，多少次从沙滩的脊梁上踩过去，跟父老乡亲一起举帆划船，捞河网海。归来时，大家聚集在沙滩上均分“鱼分”，分享欢乐。丰收时，就在沙滩上摆“鱼宴”。在鱼舟船头设贡品、结红彩、烧天香，祈祷河清海晏、时和岁丰、连年有“鱼”。每当收获旺季，沙滩便成了个大晒场。我们把河里海里捞的，田里园里收的，都挑来了沙滩上晒。在沙滩上晒东西叫“晒沙”，其实，真正的“晒沙”是不铺垫的，把蕃薯切成片，只把沙地拉平，撒上去就可。上晒下烤，很快就干酥了，且不沾沙。晒薯干时，沙滩好象下了一场雪，白皑皑的，煞是好看。故乡有句“晒沙”谣：“春晒红，夏晒绿，秋晒黄金冬晒玉，晒串珍珠做项链，晒把银宝来贡年”。故乡人，一年四季，年年代代，在这里晒着岁月，晒着希望，总想晒出一幅从温饱到康乐的七彩图。

每当夕阳西下，村子里幢幢屋顶镀上了金辉，河水染得黄灿灿，金子般的沙滩仿佛在凝重的游离中闪烁。这时，常常有鱼人在沙滩上生起了野炊，袅袅升起的炊烟会使你融景生情，浮想联翩，你会品味到“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那种诗情画意。很快，你会闻到煮熟了的河鲜味混在醇香的米酒里散发，那么醉人。每当回乡，常常被“哥儿”们邀去“醉沙”，其实就是吃“野炊”。嘿，下酒的常是清一色的河鲜：河鲤、河鳗、沙虾、沙蛎、水母蟹……，还有一种故乡特有的沙鳝蚓，它形似麻鱼，筷子般粗长，生长在咸淡水交汇处的沙土里，要抓它，得用镰刀从沙土里一条条“割”出来，这叫“割蚯”。竹笋煮沙鳝蚓乃风味一绝。当醇酒穿肠过，河鲜下肚来，你会进入那种宠辱不惊世事